

# 王宏明其人其事

舜铭 冯瑜

王宏明聪明，脑袋绝对好使，29岁就当上了八级工，据说车间里的各套活路没他玩不转的。后来第九冶金建设公司把他从下头提溜上来，给了个副经理的官位，他呢，却成年蹲基层，大机关里难见他的面儿。

九冶的根在陕西勉县，他们的这个机电安装公司在郑州。陕西没多少活干，他们就出去找。有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没承想竟在郑州这个全国的工业、交通、经济的大枢纽站住了脚，仅1989年产值便是二千多万，被陕西、河南分别授予“双文明”单位称号。这其中，自然与王宏明有关系——王宏明是这个公司的原经理。

甭管干什么，关键是人，有支硬梆梆的队伍戳在哪儿都硬气。说过硬，技术在其次，要紧的是思想。

王宏明是工人出身，玩的都是实事儿，不来虚套子。他规定，安装公司每逢周一、周四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政治学习，这个制度坚持了十七年，每周如此，一直到今天。别的厂的职工下了班在麻将桌前三饼四万地吆喝，九冶安装公司的人却捧着报纸围成一圈儿坐那儿学习。有人笑道：什么时候了哇？也不看看形势。

九冶人不为所动，照样一周两次地坚持，又换了两任经理张福田及谭化春，依然如此。

动乱了，全公司愣没一个出去凑热闹的。外人说：陕西来的这个安装公司像个谜。

王宏明说，谜说不上，我的公司要做到对内像团火，对外像磁铁，对社会上人歪风斜气像堵墙。

“我的特点是人缘儿好。”王宏明这样夸自己，“咱干了二十多年工人，摸工人的脾气，将心比心，没办不成的事儿。一当干部就端架子，臭完了，你那点水儿谁不摸底呀。”他说到做到，并以身作则，与书记章浩明承包了男厕所，日日打扫，一承包就是十几年。提起王宏明的韧劲与钻劲没人不服的，哪儿有硬活哪就有他，事无巨细，一竿子插到底。他用几十个夜晚设计了八头镗孔机一次将钻井平台的八个定位孔镗完，大大提高了装配精度，看了无人不称绝。

各单位事儿最多的是小青年，这些人思想活跃，随意性强，动不动便来点花样给领导看，以显示一下“存在价值”。六公司一帮青工跟队长闹矛盾，商量着给队长“来点晕的”，说“进公安局怕什么，权当是体验生活哩”，王宏明知道了，说：“队长有错无错我姑且不说，打人就是犯法。队长是好当的么，得组织生产，得解决百十号人的饭碗问题，还得承担挨打的义务，怎么活得这样艰难呀？不是想体验生活么，打队长干什么，打公安局长去呀，进去得还快！”晚上来了四个小伙，说“经理您讲得好，我们就是想打队长的那几个。不打了。”

有几个青工嫌住的工棚简陋，找到王宏明，话却不直说，“经理，咱们的工棚跟监狱比您看哪个好？”

“当然是监狱好，墙又白，窗户又大，门上还有玻璃。”王宏明心眼儿转得也不慢。

“那咱住的还不如犯人？”小青年们摊牌了。

“是不如”，王宏明说，“咱们是临时的，他们是永久的；咱们的书记跟你们住得一样，他们跟看守绝不能往一块儿混；咱们是有自由的，他们是让人看着的。”小青年又说了，“八个人一间屋，上下铺，有甚自由？”老王说：“瓜棚怎么样？一人一间，你住不住？”王宏明知道怎么对付这帮半大小子，硬着讲大道理鬼才听你的，反而越闹越僵。不管也不行，他说年轻人像小树，不捋就不直，说实话，他打心眼儿里爱这帮小哥们儿，“他们是安装公司的明天哪！”

敲打是随时的，使用也是不拘一格的，公司搞自动焊，老师傅没搞出来，让个叫王忠林的毛头小伙子鼓捣出来了。王宏明在全公司的大会上对全体职工说：“贤者为师，从今后，王忠林就是咱们公司自

动焊的祖师爷！”年轻的小王当了祖师爷自然激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竟取得了国际焊工教师证书，担当了试验中心主任的工作。

大伙心顺了，干劲就增，九冶安装公司几年来干了不少有名堂的活儿，名声大震。全国最大的60万千瓦电站锅炉骨架、葛洲坝大江电站闸门，第一海洋石油探井架……连获部优银牌，凝结着他们的心血与汗水……

王宏明仍在郑州坐阵，他说这块宝地占下了，丢不得，他得和大伙一道，加劲干出些成绩来。

## 时装表演

李建邦

各个阶层都在注视，注视着—队风度潇洒的炫耀。

新颖的花色、款式在炫耀着，奇特的线条、褶皱在炫耀着。炫耀着自然的绚丽、社会的纷繁，炫耀着时代的层次、生活的高度。

在炫耀中，青春显得更焕发，更秀美，更具诱惑力；

在炫耀中，信念显得更丰富，更充实，更有刺激性。

陈旧的岁月，顿时黯然失色了。

世俗的偏见，即刻苍白无力了。

那些古老的、单调

## 立碑 荒石

远航者在唾液里翻了船  
淘金的梦  
一同沉入深渊  
茅棚主人  
在风雨中熬到暮年  
死的那天  
鲜花把他围了十圈

历史注定只能给其中一个立碑  
结果，讨论了一个世纪  
这块碑仍睡在路边

## 大

## 鹏

陈敏

(散文)

在这汉水之滨、巴山脚下，你，高扬起雄健的双翅，引颈高歌；岁月为之悠远，山河为之生动，而那花红叶绿的季节、金谷飘香的季节、珠玑般明媚、和声般悦耳的季节如潮如海、簇拥你、渲染你……

所有的季节都为你而楚楚地生动！

脚下，是十里长堤；曲曲折折、环城而绕。在这长堤始终

相衔之处，垒起了这水磨石的基础，竖立了走向蔚蓝的铁柱，在云絮萦绕、天空衬托下，屹立在铁柱之顶的你呀，分明是一种振翅飞翔的象征；是登高望远，背负苍茫，指向辽阔么？大鹏！

那些莫名的日子里，风啮着哀哀走过；夕阳把凝重涂抹在赭褐的楼壁房檐，留下一道道泪水般的痕迹；而街衢巷道、市区公园和蓬蓬勃勃的如黛树木，都在一片喧嚣一片昏黄中沉沦……只是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呼唤，是不甘沉沦、不甘沉沦的啊！

在水中，在这无边无际的洪水中，在这山城四百年不遇的特

大灾害中，许许多多金碧辉煌的舞厅餐馆去了，许许多多妙笔生花的手稿去了，许许多多卓而不群的新颖构思去了；人，这万物之灵，在大自然面前竟是如此卑微么？而那呼唤，总使人感到悲壮而振奋！

于是，这木盆、薄板和果敢编组成的船，出发了；一只只，缓缓地而坚韧地向沉沦

的城市和不甘沉沦的呼唤驶去；这船队的前面，是那年轻而冷峻

汉子焦灼的眼神；这船队的后边，现出一道木屑、草蔓和死亡交织的轨迹……

于是，那房顶上、楼台上及其在漩涡中沉浮的生命得到了慰藉和寄托；那亢奋的欣喜的颤栗



刊头设计 赵国明

本版编辑 叶广芬

的青一色或蓝一色，必将在一次次炫耀中悄悄隐退，连同固守在深山野洼的愚昧和落伍。

这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古老的民族在炫耀中起飞。

## 纱厂里的少妇(散文诗)

王延伟

少妇是拔弄完八小时的织机，回家再拔弄锅碗瓢盆的忙碌；是伺候丈夫、孩子的细心；是边听录音机边唠叨边织毛衣的动作片……与婆婆住在一套公寓，容不下组合家具的狭窄，当然也容不下翻腾的想象。

没有星期天的四班三运转，下早班的傍晚便是周末，领着孩子，后边跟着保镖似的丈夫走进厂俱乐部的舞厅。在这里，少妇会令男性公民洒脱、精神，会让少妇的魅力旋转进哪位“老婆不如人家的好”的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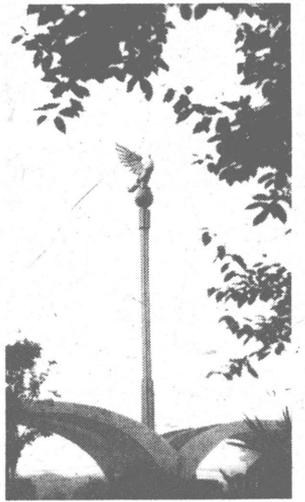
她们酷爱时装，宁可少吃一口也要多穿一件，还不到夏天，就穿起长裙、长筒袜，炫耀少妇成熟的线条，炫耀款式的美丽。

少妇如一株美人蕉，应该种植在工厂的每一处。

在工厂，她们会让小伙子动情的目光神秘地逗留，她们把别人的赞誉和讥讽，象头发一样梳到脑后，她们织起布来，总是渲染着竞争的气氛。

从织机那洁白的主题走出来，她们多想早点回家，劳作八小时的双手，也需要丈夫温情目光的滋润，可还要等车，她们是直性子的少妇，克制、好脾气和幻想，早被织机的轰鸣、汗水的浸泡失去了色彩。

夜，当灯光把窗口剪成一幅幅彩色的照片，她们还要伴着孩子和丈夫那舒坦的鼾声，再打扫一下生活的清洁，迎接美好的明天。



屹立在安康市的大鹏雕塑。

的声音因而之隽永感人，那热切的渴盼的浑圆的眸子珍存那年轻而冷峻汉子苍白的脸颊、宽慰的笑容和大沿帽上锃亮的国徽——那颗熠熠生辉的国徽呵！

船队逡巡往返，波谷浪峰中忽现忽隐……

洪水一如恶梦般的退去，山城在泥泞、瓦砾和惊悚中艰难地站立；那街心岗亭，竟然是一个悲凉的情节注释之何处？那年轻而冷峻的汉子远去了，岗亭的石阶上落下那顶污浊的大沿帽，只是国徽仍是锃亮、锃亮……

“同志……”有人呜咽了。更多的人肃立着，为这年轻的人民警察致以崇高敬意，为这个无畏的年轻人虔诚而恭敬地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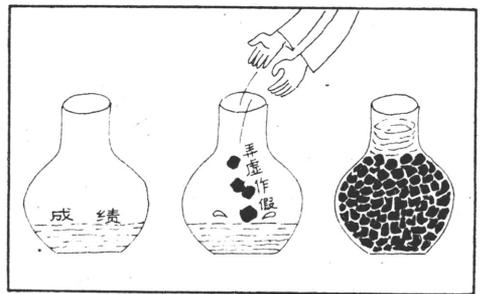
就这样，这座城市终于重新建设得美丽而年轻；那昔日街心岗亭不远处，耸立起一尊大鹏的形象——你，在和风丽日的氛围中，分明是山城人们美好的期望和追求、是幸福的形象寄托，也是人们崇敬的标准呀……大鹏！

因为，你和一个英雄骄傲地站在一起——所有的季节都为你而楚楚地生动；

所有的人们都为你而久久地站立……



本报与高洛工商银行办



现实中的童话 哈笑

## 绿化城市

黄文庆

邻居家来了个山里孩子  
说话是湿润的山里口音  
唱的山歌野声野气  
象山里的山河  
象山里的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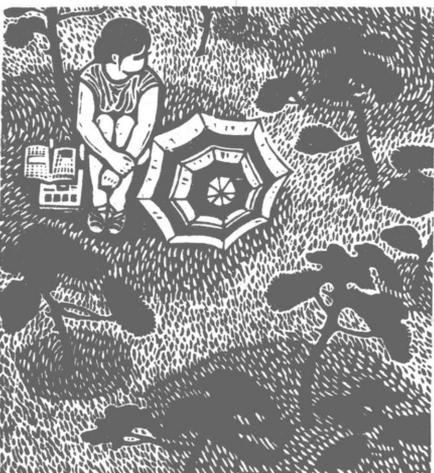
他说他的故乡是大森林  
那里多云多雾多泉多鸟  
多编藤椅的人  
多做竹箫的人  
多采草药的人

老人们都来看这孩子

他们用眼睛呼吸用耳朵呼吸  
用话语呼吸  
离开时他们拄着发了芽的拐杖  
沉默不语 只怕漏出少年的嗓音

邻居家来了个山里孩子  
整整一个冬天，一条街上  
没有谁  
煤气中毒  
许多死去的树发出绿叶  
许多庭院青草如茵  
城市的上空飞动着鸟群

邻居家来了个山里孩子  
孩子带来了高山流水  
带来了森林和白云



幼松

王宏